

論清詩中的「腐儒」書寫

劉奕*

〔摘要〕

杜甫認同儒學，自居儒者，他在詩歌中則開創了通過「腐儒」書寫來刻畫自我的傳統，造就了關於「腐儒」的四個基本形象，並藉此表達複雜而混合的感受與情志：雖然失落，但不沉淪，而是出以自嘲的態度，高揚自奮不息的精神。「腐儒」之形象及其所承載的精神由此照耀中國詩歌史。

杜詩在清代的影響與傳承，可以藉由「腐儒」書寫這一例證而窺其一斑。清詩有繼承，也有發展，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首先體現在「腐儒」書寫會投射出清代學術文化的發展變化之跡。漢學與宋學、學者與文人之爭是清代士人階層分化的表現，不同身份的人在使用「腐儒」時具有各自的意涵。

更重要的是，杜甫藉由「腐儒」所表達的三種基本感受：自失、自嘲和自奮，清人都能在詩歌創作時承而出變。具有最多變形的是表現無力感的那類詩歌，清詩中產生了五種子形式。清代士人似乎越來越無力承擔社會的領導之責。值得慶幸的是，當他們通過描寫「腐儒餐」來表達自嘲時，尚未喪失其幽默感。尤其在吃的東西和味道上，清人都有細膩刻畫，能生出新意。最讓人動容的還是少數詩人藉由「腐儒」書寫所傳遞的忠勤與不屈的精神，可謂深得老杜「腐儒」書寫之真意。這種倔強兀傲的精神綿遞不絕，在清代尤以湯鵬用楚騷筆致寫「腐儒」心事，最值稱道。

關鍵詞：腐儒、杜甫、清詩、自失、自嘲、自奮

*上海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古今詩話》中有一則趣聞，保存在南宋曾慥的《類說》一書中：「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嘗有鄉人以杜詩強大年曰：『公試爲我續杜句。』乃舉『江漢思歸客』。大年將屬對，鄉人徐曰：『乾坤一腐儒。』大年默然。」¹楊億何以沉默？他嘲笑杜甫「村夫子」，杜甫自許「腐儒」，二者不正相同嗎？爲什麼杜甫「認可」了村腐的評價，楊億的刻薄輕蔑反而作煙雲消散？看來杜詩具有某種強大的力量，讓驕傲的楊大年唯有遁入沉默。

杜詩中「腐儒」的出處，見於《荀子》和《史記》。《荀子·非相篇》：「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中略）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²默默無聞，誰將信從，便與朽物無異。文中的「腐儒」，即指這類重行輕文，不善言談，不能生動闡述自己觀點的儒生。而《史記》中，「腐儒」與「豎儒」一樣，是漢高祖對讀書人專用的稱呼。〈黥布列傳〉：「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索隱》云：「謂之腐儒，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³腐者必臭，儒者八娼九儒十丐之儒，「腐儒」就是後世更生動的「臭老九」，古今一例也。

儒生是古代讀書人的基本身份，是他們最基本的自我認同，而「腐儒」則是嘲詈之語，那詩人何以在詩歌中自居「腐儒」而不疑？杜甫開啓了詩歌中「腐儒」書寫的傳統，當他在詩歌中寫到「腐儒」時，常常兼有自失、自嘲而又自奮的意味。苦而甘，酸後甜，失落而不沉淪，積鬱而思奮飛，多種滋味的混合，是老杜詩歌化腐朽爲神氣所開創的典範。自杜甫之後，「腐儒」逐漸成爲詩人們習用的典故，我們正可以藉此來探尋古人的自我意識、自我表達和背後的精神世界。清代是古代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而身兼管理教化之責的士大夫階層，則在清朝覆亡的過程中相隨走向消亡。這消亡的餘波，至今仍在深刻影響著當下的中國。在最後的古典時代里，詩人們接受老杜的詩歌遺產，在創作時如何承襲和變化，他們在怎樣書寫自身「腐儒」形象，又折射出何等的精神世界；藉由「腐儒」書寫，清代詩歌如何表達詩人們的失落、自嘲和不屈服，特色何在，這是本文所欲探討的話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探究清詩對杜詩的承與變，如果有新鮮的特色源自之前的宋代、明代，本文將隨文拈出，而不再設專節分析其源流。

¹ [宋]曾慥撰：《類說》（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天啟刊六十卷本，1955年），卷56，頁3696-3697。

² [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版），頁99。

³ [漢]司馬遷撰：《史記（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139。

一、「腐儒之祖」：杜甫

最早在詩歌中創造性使用「腐儒」一詞的詩人大概就是杜甫。⁴杜詩中一共五次用到「腐儒」，都是自稱，分別見於〈題省中院壁〉、〈有客〉、〈草堂〉、〈寄韋有夏郎中〉、〈江漢〉五詩。五次使用，至少創造了四種典型用例，而成爲後世詩文的典實。

其一是作爲官員的腐儒，也是五例中唯一處於主語位置，表現出施動行爲的用例。〈題省中院壁〉：「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霽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衰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⁵詩做于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此時詩人在左拾遺任上，剛隨駕返回長安不久。⁶頸聯以「腐儒」作主語，實際下接三個分句，「衰晚」形容年紀，「謬通籍」描述爲官的現狀，「退食遲回違寸心」才是主語發出的動作，是這位在職官員的行動和心理。杜甫是純正的儒家士大夫，他自稱「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進雕賦表〉），「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又希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但是，在困居長安的歲月中，身歷目睹的屈辱與不公太多，使他變得憤激起來。「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醉時歌〉），似乎他對自己儒者的身份有了強烈的質疑。其實不然，〈題省中院壁〉中杜公不但自居儒者，還自嘲是「腐儒」。年已衰晚遲暮，官才從八品下的左拾遺，又「衰職曾無一字補」，不可謂不「腐」了，自失自嘲之情溢於言表。腐歸腐，卻仍然是儒。唯因衰晚，故欲自奮，懼違寸心，怕不能匡君輔國，才在下班退食時遲回徘徊，蓋其心戀戀，在廟堂之上、四海之內也。這是反用《詩經·召南·羔羊》的「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自居爲這樣盡心盡責的儒者，難道不也是堅持和自負嗎？仇兆鰲解釋說：「時已晚矣，乃遲回一官，未盡言責，徒違素心耳。」⁷遲回是詩人下班時徘徊遲疑不忍離去的樣子，

⁴ 按，杜甫同時稍前王昌齡有一個用例，〈宿灞上寄侍御瑒弟〉云：「知我滄溟心，脫略腐儒輩。」是用「腐儒」本義，沒有特別之處。

⁵ 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卷4，頁1028。

⁶ 參見洪業著、曾祥波譯：《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15-120。

⁷ [清]仇兆鰲撰：《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6，頁441。

不是「遲回一官」，除此之外，仇的解釋還是到位的。作為官員的「腐儒」，被詩人放到了這樣一個位置上：他自嘆時不我與，自慚於國無補，但自奮自進之心仍未嘗稍稍懈怠。

「腐儒」的第二種用例見於〈有客〉：「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羸癯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⁸這一次，「腐儒」是定語，一個「形容詞」，它把自身的特點投射到了被修飾的那頓飯上。人生百年，百年就是一生之意。陶淵明〈自祭文〉：「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用法正同。所以這「羸癯腐儒餐」並不是偶然如此，而是詩人平生一向如此。那麼佳客當須見諒，勞您整日留坐，我平生未改腐儒面貌與身價，只有用這不曾變也無力變的疏食來款待了。盧元昌有云：「蓋海內文章正出於粗糲腐儒，想見子美自命處。」⁹盧氏拈出「自命」，具有隻眼，但「海內文章」云云，仍隔一間。老杜生前既無海內文章之名，又不達于仕宦，難免乎腐儒身段。但是面對軒車大馬的貴客，他並不矯厲造作，而是灑脫坦然，可見在內心裡，他對自己的出處和文章，都是非常自信的。詩歌也因此充滿自嘲式的幽默。「足乎己而無待于外」，文行出處，不勞人毀譽，這才是老杜的自命處吧。至於腐儒之餐究竟該是什麼樣的，吃些什麼才比較腐而儒，杜甫並不去描寫，反正不會是「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麗人行〉）。後世詩人承襲發展，往往就在這吃什麼上作文章。

剩下的兩個用例中，「腐儒」都處於賓語位置，他們既不發出動作，也不去界定形容，而是等著被描述、被界定。其三是戰亂時與武夫作比較的無奈的腐儒。〈草堂〉是一首五古，其中說道：「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搖風塵際，何地置老夫。于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¹⁰詩應該作于代宗廣德二年（764）。之前成都的叛亂被平定，詩人再次回到成都草堂。他感歎自己在戰亂中一無用處，「『健兒勝腐儒』，亂世實歷語，可傷」，「士既無用於世，則一飲一啄，已愧此殘生，而薇蕨有餘矣」。¹¹這個語境中的腐儒，不再有

⁸ 《杜甫全集校注》，卷4，頁1947。

⁹ [清]盧元昌撰：《杜詩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308冊，影印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卷11，頁451。

¹⁰ 《杜甫全集校注》卷11，頁3142。按，〈寄韋有夏郎中〉中「腐儒」用法類似於本詩。

¹¹ [明]王嗣爽撰：《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307冊，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影印），卷6，頁485。

自負意，而只是自傷如附贅懸疣，自憐此身空在，自愧殘生唯知飲食，自嘲只該飯糗茹草。不過作進一步想，儒者所長本來就不是馬上爭天下，而是得天下之後的治理教化、平內成外。那麼是誰早早趕走了張九齡這樣的賢臣，是誰當初摒棄了杜甫這樣的志士而號稱「野無遺賢」，是誰面對直臣的「誨爾諄諄」而「聽我藐藐」，是誰造成「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晦日尋崔戢李封〉）的局勢的呢？儒者之罪，往往是方正迂腐，不肯「素質隨時染」（〈白絲行〉），不能討人主與重臣歡心，坐視權柄落入無原則無底線的人的手裡，於是「上下交征利，其國危矣」。等到天下已亂而責怪儒者不如健兒，那儒者除了自承是「腐儒」外，還能作何說解呢？

最後一個用例，也是「最杜甫」的用例，可以稱之為孤寂獨立的「乾坤一儒」，就是讓楊億沉默無言的〈江漢〉：「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¹²錢鍾書《談藝錄》將此詩與老杜之前所寫〈奉寄鄭少尹審〉「社稷纏妖氣，乾坤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比較，認為後者可視為前者的草稿，而〈江漢〉詩則是「毫髮無憾，波瀾老成」。¹³可謂的評。蓋〈奉寄鄭少尹審〉中「乾坤」與「萬國」、「老儒」與「百年」、「棄物」與「窮途」都略有重複的嫌疑。〈江漢〉則簡勁有力。老儒未必是棄物，未必就窮途，而以「腐儒」替代之，則兩層意思都包藏言下，而「乾坤」已統攝「萬國」，於是五字代替前之十五字，何等涵渾萬狀。自居腐儒，當然是一貫的自失自嘲，但前人基本都認為，自失自嘲外更有孤獨介立的傲骨，有不甘沉淪的自奮，有熱切的期待。從單句看，「一腐儒」何其渺小，而「乾坤」何其闊大，任你天高地廣，宇宙無垠，卻終究不能抹殺其中渺小孤單的一個我，這當然是傲然的姿態。同時期〈旅夜書懷〉中「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與「乾坤一腐儒」同一機杼，同樣孤介不磨，所以也極得後人讚歎與模仿。從全詩看，此詩誠如仇兆鰲所引張遠注云：「全首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意。」¹⁴縱然衰老而遭人蔑棄，但詩人卻絕不自棄，更不喪失對自己的信心，而毅然以識途老馬自居。葛曉音曾發揮說：「腐儒雖然渺小，但是他所恪守的道是至大無邊的可以拯救乾坤的真理。正如他自己所說：『乾坤

¹² 《杜甫全集校注》卷 19，頁 5575。

¹³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7 年第 2 版）十九補訂（十三），頁 199-200。

¹⁴ 《杜詩詳注》卷 23，頁 2029。

雖寬大，所適裝囊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乾坤又可以成爲腐儒的囊中之物。這就是『乾坤一腐儒』這一理念概括的深厚內涵。正因如此，後人才會從這一對比中看到詩人的經緯天地之志，以及包容乾坤、與元氣同在的精神力量。」¹⁵當平凡而輕薄的「腐儒」被如此安置在四十個字構成的世界中時，竟然獲得大地山川般的重量，這就是偉大詩人藝術與生命凝結的結果。清詩人厲鶚〈南池拜杜少陵祠〉云：「太息杜陵叟，空垂萬古名。文章羈旅賤，身世腐儒輕。」¹⁶固然樊榭爲老杜抱屈即有自傷之意，但杜甫自居「腐儒」是自重的，並不會有「身世腐儒輕」的自卑自輕。厲氏之意，這萬古聲名最好能兌換成當世榮耀，否則「空垂」何益？只是杜甫早已明言：「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夢李白〉）千秋名屬寂寞身，這是杜甫的覺悟，也是他的自信。厲鶚小名家，不能成大詩人，良有以也。

以上四種語境，形成四個用例，即「腐儒」詩典的四個「字典」。四種詩歌典故即四種語境，不同的語境，賦予了「腐儒」不同的意涵。如前面的分析所示，杜甫在寫到「腐儒」時，常常表達的是多重而又有側重的情緒與意志，豐富、複雜，所以成就了他最偉大詩人的地位。如果稍加分析，可以看到三種基本的情志：自失、自嘲和自奮。這三種情志中，自失和自奮是處於兩級的強烈情緒和意志，而自嘲則處於中部，是情緒上和緩、舒適的區域。當詩歌表現的重點落在不同的情志時，詩歌整體的風貌也隨之不同。自失之詩低沉，有時充滿憤怒，而導向對外在世界的控訴；相反，如果缺少挽持的力量，很容易滑向陰暗、沉淪、衰頹。自嘲之詩則一般輕鬆、明亮、平和，使讀者愉悅，生出會心一笑。而真正的自奮之詩，則表現出一種更大的力量，一種把向外控訴的憤怒收回內心的力量，它深沉厚重，如同無聲的洪流，自能浩浩然懷山襄陵而席捲萬物。

二、「腐儒」意涵的變形

檢索《全唐詩》中的「腐儒」一詞，一共 16 個用例，杜甫獨佔其 5，且都有新意。而其後能稍得杜甫之意的似僅唐彥謙〈長陵〉「千載腐儒騎瘦馬，渭城斜

¹⁵ 葛曉音：〈杜甫的孤獨感及其藝術提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6 卷（2007 年 1 月），頁 96。

¹⁶ 〔清〕厲鶚撰、陳九思標校：《樊榭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 版），續集卷 7，第 1485 頁。

月重回頭」一例。杜公在唐代詩壇的影響力，由此也可以窺見一斑。延至趙宋，士大夫詩崇杜甫，學歸儒術，「腐儒」從此才成爲詩人慣用典實。今用國家圖書館「全宋詩分析系統」檢索，共可得 225 則用例。¹⁷清代的用例，就更加數不勝數了。清人詩歌中使用「腐儒」，當然以直接繼承杜甫的用法爲多，但也有自己的發展運用。

那清詩中的「腐儒」，在形象上有哪些不同於老杜之處？讀者很容易注意到，杜甫只用以自稱的「腐儒」，清人會大量用到贈答詩中來指稱朋友。本來罵人的話，自稱自嘲一下，無傷大雅，而現在寫詩人轉以呼人，而受贈人不以爲忤，安之若素。當然，這種變化並非始於清人，宋人已偶見用例。如項安世（1129-1208）〈送江陵柳教授歸潭州〉：「舉世不爲寒峻地，先生未改腐儒天。」¹⁸清人酬贈之際這樣的用例就非常多了。聊舉數例。陳瑚（1613-1675）〈皇土後五圖詠〉其二題皇土太僕〈高臥圖〉云：「多難乾坤一腐儒，十年風雨臥江湖。」¹⁹方中發〈京口喜晤任簡人（下略）〉：「自是詩書賤如土，筆墨多時合棄捐。我輩腐儒不曉事，賢腸孤負窮彫鏤。」²⁰顧光旭（1731-1797）〈王偉人侍郎吳白華學士兩使者過惠山小憩賦贈〉其四：「巖壑多陳迹，乾坤幾腐儒。相攜一臨眺，莽蒼海東隅。」²¹湯鵬（1801-1844）〈山陽詩叟行〉中描述潘德輿：「腐儒南北一書劍，百年涕泗憂文章。」²²

其實古人在使用「腐儒」一詞時，有明顯的詩、文界限。在文章中使用時基本上都是用其本義，即取貶斥之義。如杜牧云：「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

¹⁷ 檢索結果是 226 條信息，其中陳傑〈無題〉和馬廷鑾〈無題〉實爲同一作品，因此實際是 225 則。

¹⁸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44 冊，頁 27412。

¹⁹ [清] 陳瑚撰：《確庵文稿》，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卷 3 上，頁 12B。

²⁰ [清] 方中發撰：《白鹿山房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7 冊，據清康熙松雲閣刻本影印），卷 4，頁 523。方氏生卒年未詳，清初人，方以智從子。

²¹ [清] 顧光旭撰：《響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1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宣統 2 年顧氏刻本影印），詩卷 14，頁 409。

²² [清] 湯鵬撰：《海秋詩集》，劉志靖等點校：《湯鵬集》（長沙：嶽麓書社，2011 年），卷 12，頁 790。

儒，亦學者之一病。」²³如清初李顥云：「居敬而不窮理，則空疏無用，而究不足以經世宰物，便是腐儒。」²⁴一個是文士，一個是儒者，一個是唐人，一個是清人，他們文中的意思並無大異。而詩歌中的「腐儒」，正是因為杜甫的創造性使用，使得這個詞化貶為褒，成為那些困窘而不改其節操的儒者的代名詞，這才有了用以稱人的可能性。在前述清人的詩例中，其尊崇受贈者的意味至為明顯，而頻頻的「乾坤腐儒」的用法，將老杜的影響昭示得再清楚不過。

老杜詩中「腐儒」，是求用而不得其用，能而不得展其能的儒者。在此基礎上，清人詩歌中「腐儒」的意思由不得當世之用進而發展為欲求後世之用、欲垂千秋之名。如邵長蘅（1637-1704）：「莫笑腐儒生計拙，玄經身後有人傳。」²⁵劉嗣綰（1762-1821）：「詩書劫後開秦篆，風雅窮時變楚騷。為有腐儒心事在，名山結納不辭勞。」²⁶胡承珙（1776-1832）：「志士年華歸短鬢，腐儒勛業倚名山。」²⁷

「腐儒」的這層窮經待後的意涵，當然也不是清人發明的，同樣始見於宋人。如北宋李彭〈謝靈運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取以為韻遣興作十章兼寄雲叟〉其七：「器博無近用，胸中要縱橫。腐儒昧行藏，寒窗守一經。」²⁸如呂本中〈即事〉：「更有腐儒窮事業，夜窗殘燭一編書。」²⁹清人的變化處在於，他們每每因自身學術立場的不同而有所特指。透過「腐儒」的運用，讀者仿佛看到清代漢學與宋學、學者與文士之間的攻防進退。當他們在杜詩傳統中自讚的意義上使用「腐儒」時，主流的考據學者總是帶著興高采烈的神色，而理學學者則頗有些堅守者的悲壯感，比較純粹的詩人則容易在自嘲之後流露自卑。反過來，不同身份的人物也會回到「腐儒」嘲詈的本義，在詩歌指斥其他人不究大道，背離了儒學的真

²³ [唐]杜牧撰：〈上池州李使君書〉，陳允吉點校：《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13，頁192。

²⁴ [清]李顥撰、陳俊民點校：《二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15，頁126。

²⁵ [清]邵長蘅撰：〈冬日寓齋雜興戲學放翁體十首末章專呈漫堂先生〉其二，《青門曠稟》（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8冊，據青海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邵子湘全集》本），卷2，頁156。

²⁶ [清]劉嗣綰撰：〈草堂雜詩〉其四，《尚綱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485冊，據天津圖書館藏清道光樹園刻本影印），詩集卷2，頁117。

²⁷ [清]胡承珙撰：〈疊前韻再東肅雲〉，《求是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500冊，據清道光十三年刻本影印），卷19，頁169。

²⁸ 《全宋詩》第24冊，頁15861。

²⁹ 《全宋詩》第28冊，頁18132。

義。清代學風的流轉，也投影在了「腐儒」文學書寫中。

對考據學者而言，漢學考據、經典注釋是當之無愧的「腐儒」事業。程晉芳（1718-1784）稱頌前輩學者顧棟高云：「此老今碩果，身影無欹斜。衣垢懶濯澣，但頌酒德嘉。兩目雖短視，青燈塗嫩鴉。出門不識路，歸途忘其家。後生笑腐儒，末俗堪咨嗟。豈以太古音，儷彼箏笛瑟。」³⁰詩歌寫顧氏衣服油膩，喜歡喝酒。雙眼昏花，燈下讀書寫字如兒童塗鴉。又因專心學術而不識門外之路。描寫生動有趣。這樣的學人，我也有所聞，有所見，古今一轍，活脫脫腐儒風貌，何怪後生嗤笑呢？程晉芳也有自贊：「史液經映炳一燈，敢云文獻遂無徵。攤書最忌輕心掉，論古須教實證憑。儘有閑年供討索，從他丹篆競飛騰。腐儒莫更嘲東魯，緩步颺塵我最能。」³¹詩人自許「東魯腐儒」可沒一點要致君堯舜的意思，那種埋首故紙堆的沉醉感，幾乎要從字字句句中盈溢而出。好友袁枚稱：「君耽於學，見長几闕案輒心開，鋪卷其上，百事不理。」又說：「君秀眉方頤，髯飄飄然左右拂。吟論意得，闊步搖簸，袍褶風生。」³²最可與此詩印證。可知「緩步颺塵我最能」絕非虛語，既是「腐儒」姿態的自嘲，更是研討有得時莫可名狀的快樂的真實寫照。

面對漢學家的強勢，自嘲自卑者有之。如法式善（1753-1813）對孫星衍說：「知君讀書多，論古無窒礙。水經辯順逆，輿圖識向背。恢恢方寸心，直欲吞全岱。姑舉一二事，抒寫生平概。笑我真腐儒，終日一編對。幽情隨境足，壯懷逐年退。」³³孫星衍是有名的考據學者，「讀書多，論古無窒礙」，法式善詩人，對之不免失落，自笑為「腐儒」。尤其在孫、法二人活動的乾嘉之際，正是漢學的巔峰時期，可以想見一般士人面對漢學家時的壓力。

也有不為所動者。汪縉（1725-1792）〈芳林惠朱子全書〉云：「吾生殊可恨，遲識晦菴朱。略陟門庭後，誓同寢食俱。熏椒非買櫝，為雀敢彈珠。瓊玖何由報，

³⁰ [清]程晉芳撰：〈懷人詩十八首〉其四，《勉行堂詩集》，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卷2，頁64。

³¹ 程晉芳撰：〈安德抒懷詩〉其十七，《勉行堂詩文集》，頁225。

³² [清]袁枚撰：〈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勉行堂詩文集》附錄，頁849、850。

³³ [清]法式善撰：〈孫淵如觀察重蒞滄上魏春松贈句云義陵湯冢考原真行部重來雁澤春別有蒼生迎馬首搢碑人與賣書人張船山補為圖賦詩申其意〉，《存素堂詩初集》，劉青山點校：《法式善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卷19，頁495。

相期作腐儒。」³⁴汪縉是乾隆時蘇州吳縣人，蘇州作為漢學大本營，著名漢學家最多。彼時朝廷的風氣提倡的是經學，而學界則漢學日漸興盛行。吳派漢學自惠棟以下，更是對理學一貫蔑視。但是汪縉與彭紹升、羅有高等人自成一小的學術團體，其學上承彭氏一脈的東林餘緒，而兼宗儒佛，並不為當世風氣所動搖。相較於彭紹升的澹宕和羅有高的狂任，汪縉顯得更為孤生介立。他曾經作書與彭紹升云：「天之高也，不附于天。地之厚也，不附于地。古今之寥闊也，不附于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來矣。」³⁵其人物可知。故汪氏既不為漢學所懾，亦不依附於一般程朱學者樹立壁壘，排斥陸王與釋氏，而力主匯通，但求自得。前引詩歌中，並不涉及程朱、陸王之間的對立調和問題，汪縉只是表達閱讀《朱子全書》之後的感受，他說「相期作腐儒」，可以從反面知道當時風氣以理學中人為「腐」。同樣是儒生士大夫，同樣自稱「腐儒」，卻因身份的不同，而生出自喜、自卑、自守等不同意味。是否可以據此認為清代士人階層內部出現了較明顯的分化呢？當詩人們回到譏罵的本義上使用「腐儒」一詞時，這種分化同樣清晰可見。

像是在坐實汪縉的「自讚」，另一位著名漢學家洪亮吉就公開將理學中人輕蔑地稱之為「腐儒」：「世事百不識，我頗輕腐儒。語錄盈我前，眼倦不欲舒。道在六籍中，勘實不履虛。何因襲玄言，顧以聖自居。謬種日以多，修途日以迂。一世笑我狂，我亦笑子愚。」³⁶洪亮吉代表了漢學家的一般看法，即認為理學家不由小學訓詁入，並不能真得六經之旨，而只是空談心性，卻又自居聖賢，其實是百事不知，背離儒學真意的迂腐之輩。漢學家大多不認可宋明理學對儒學的發展，而主張先從文本上回到六經，這種情況下，「腐儒」恐怕還算是客氣的稱呼，在他們心裏，理學家究竟算不算儒生，恐怕都要打個問號。

反之，訓詁考據就是儒學嗎？漢學家也同樣被論敵嘲諷為「腐儒」。詩人會覺得漢學家缺少創造性，重視經世濟民的學人則批評漢學家的無用。乾嘉之際，影響力最大的批評者是袁枚，他代表了不少文士的看法，認為考據不算創作。《小

³⁴ [清]汪縉撰：《汪子詩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437冊，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三年方昂刻本影印），卷3，頁178。

³⁵ [清]彭紹升撰：〈汪大紳述〉，《二林居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461冊，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四年味初堂刻本影印），卷22，頁489。

³⁶ [清]洪亮吉撰：〈歲暮雜詩〉其五，《更生齋詩續集》，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1，頁1528。

倉山房詩集》中凡 7 次使用「腐儒」一詞，基本都是針對考據學者的嘲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考據之學莫盛于宋以後而近今爲尤余厭之戲仿太白嘲魯儒一首〉，詩里嘲笑漢學家「或爭關雎何人作，或指明堂建某處。考一日月必反唇，辨一郡名輒色怒。干卿底事漫紛紜，不死飢寒死章句。專數郢書燕說對，喜從牛角蝸宮赴」，最後說「男兒堂堂六尺軀，大筆如椽天所付。鯨吞鰲擲杜甫詩，高文典冊相如賦。豈肯身披膩顏袷，甘逐康成車後步。陳迹何妨大略觀，雄詞必須自己鑄。待至大業傳千秋，自有腐儒替我註。或者收藏典籍多，亥豕魯魚未免誤。招此輩來與一餐，鎖向書倉管書蠹」。³⁷袁枚將詩文創作與著經撰史等同視之，認爲是著作，而注釋經典在他看來則是考據的述作，算不得創造，非常蔑視。還因此與惠棟、孫星衍往復辯難。這是學者早已熟知的事實。性靈一派的後學，也多效隨園老人聲口，嘲弄考據家，這裡不再詳細引述。

至道光以後，經世思潮再度興盛，漢學家再一次被戴上「腐儒」的帽子。如魏源〈家塾示兒耆六首〉其一云：「儒通天地人，四海民命寄。方策文武存，一代憲章備。豈曰黨枯朽，但蠹古文字。腐儒蟲魚注，自謂屠龍技。尚輸桔槔藝，能裨生人類。百年養士心，望儲濟川器。各樹門戶牖，豈是邦家利。閒吟青衿詩，獨下蒼生淚。」³⁸類似魏源的這種批評，一直到民國都不絕於耳。如錢穆就說：「滿清最狡猾，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爲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爲心，而相率逃于故紙叢碎中，其爲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³⁹

無論是自稱還是稱人，無論是從杜詩出發還是從本義出發，清詩中的「腐儒」書寫都清晰顯現了士人階層內部分化的痕跡。艾爾曼在《從理學到樸學》一書中認爲乾嘉考據學是專業分工的結果，考據學者是職業學人。⁴⁰這的確是一個敏銳的觀察。但是如果是真正的職業學者，就不會被行業以外的人批評，就像今天的作家不會批評學者一樣。無論怎樣使用，「腐儒」這一稱呼還是以承認儒者的身份爲前提的。儒者即是士人，在儒要尊孔讀經，要「道通天地人」，在士要學而優

³⁷ [清]袁枚撰、王英志主編：《小倉山房詩集》，《袁枚全集》冊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31，頁733。

³⁸ [清]魏源撰：《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653。

³⁹ 錢穆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3-4。

⁴⁰ [美]艾爾曼著、趙剛譯：〈江南學者的職業化〉，《從理學到樸學》第三章（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60-98。

則仕，要牧民化民。在社會結構發生整體性改變之前，士人階層的單獨分化是不可能完成的，天下混亂的責任自然也要士人來共同承擔。所以「腐儒」在清詩中其指稱可以有許多變化，可以折射出清代學術與政治文化的種種演變，但這些變化究竟是具有「現代性」意義的變化，還是如列文森所認為的那樣，儒學內部並沒有真正產生質變，這是值得思考的。

三、自失之儒

老杜「健兒勝腐儒」，傳達了一種深深的失落感和無力感。這種感受，清代士大夫大概是最熟悉的。明清易代，他們無能為力；中期天威難測，文禍踵接，他們戰慄恐懼；最後西潮洶湧，帝國崩解，他們與之俱亡。陳三立〈高觀亭春望〉詩所云「憑欄一片風雲氣，來做神州袖手人」，⁴¹將這種無力感表詮無遺。清詩中表達失落和無力感的這一類「腐儒」詩，相較另外兩類，具有更豐富的變形和更多的用例。藉由「腐儒」書寫所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清代讀書人的無力感是有文人詩歌以來最強烈的。他們或者欲有為而不能為，或者乾脆不敢有為、不願有為，甚至絕望於有為。士氣之普遍衰頹，形之於詩歌，是頗讓人驚心觸目的現象。

「腐儒」本義，按《史記索隱》的解釋，就是無用之儒，因此無力無用，是最切合本義的用法。清初如方文（1612-1669）〈酬何芝岳相公〉詩：「千秋物色尊知己，四海兵荒賤腐儒。却望淮南烟樹森，殘經空守愧生徒。」又〈訪齊介人寓齋〉：「之子微官吳嚮城，河山一變腐儒輕。天親幸保圖書失，故友相逢涕泗橫。客舍有衣還質酒，江鄉無稼可歸耕。餘生且賣韓康藥，莫向人前說姓名。」⁴²前一首是寫自己，後一首寫友人。前一首據詩人自紀年歲做于辛巳，即崇禎十四年（1641）。所謂「四海兵荒」，是指東北的清人和國內的李自成、張獻忠，此時形勢與杜甫所遭逢何其相似，詩中情志也頗近似。後一首寫作時間是乙酉，順治二年（1645），江南大部淪陷，猶在動蕩中。方氏自注：「介人為嘉定博士，以亂去官。」友人齊介人是嘉定教諭，據朱子素《東塘日筭》記載，縣令錢默在

⁴¹ 陳三立撰，潘益民、李開軍輯注：《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82。

⁴² [清]方文撰，胡金望、張則桐校點：《方虛山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卷6，頁225、247。

本年五月三十日棄官出亡，那齊介人應該隨後逃離嘉定。六月十七日，鄉紳黃淳耀兄弟、侯峒曾父子舉義兵守城抗清。⁴³城破，黃淳耀自縊僧舍，死前書壁云：「遺臣黃淳耀於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於西門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異日干戈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當知予心。」⁴⁴生還者「天親幸保」，死者則滿城靡有孑遺，所謂「腐儒」之輕，莫輕於此。而那種強烈的無力感和憤懣感卻是死者和生者相同的。方文勸齊介人，餘生就學韓康隱居避世，口不道姓名吧。為什麼特別強調隱姓埋名，並不只是為了避禍，藏在文字後的羞與憤，也許才是關鍵原因。既然「進不能宣力朝廷」，那退總該「潔身自隱」了吧？這時已經不是杜甫的欲用而不得了，而是不合作，但求無用。顧炎武〈旅中〉「混跡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同此心跡。以詩觀詩，方文二作并不特別，以史觀詩，便頗覺觸目傷心。

在遺民一代漸次退下舞台之後，杜甫式的求用而終成無用的「腐儒」，就成了詩歌中的主流。如乾嘉間著名詩人彭兆蓀（1769-1821）〈放言三首〉其一：

古今茫茫事萬端，腐儒岌岌高其冠。許身稷契談孔孟，雜以黃老兼申韓。
規圓矩方事錯迕，局外疵瑕局中苦。不當其任聊自嬉，有酒且復斟酌之。
臨觴俄然慘無懌，此意千秋幾人識。⁴⁵

以詩論，題目「放言」，其意頗放，而其詩實則頗善佈置，兩句一層，層層轉折。首二句總起，寫人事萬端，而擔當者為「腐儒」。三四承寫腐儒的志業。五六承首句寫事外高談易，事中處置難。七八承上而轉，寫置身局外之樂。末二句又挽回到首二句，局中之難固非局外所知，其奈不以我入局何？極寫有心任事，知己無人之苦悶。與意相配合，其用韻也是兩句一換，末二句通叶入聲鐸、職二韻，聲音咽塞不得發舒，與詩意貼合無間。詩作筆力勁健，當得起李慈銘「骨力道上」

⁴³ [清]朱子素撰：《東塘日劄》（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二集》第八冊），卷1，頁1138、1143。

⁴⁴ 《東塘日劄》卷2，頁1162。案：「干戈」二字，《明季南略》引作「寇氛」。

⁴⁵ [清]彭兆蓀撰：《小謨觴館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492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一年刻二十二年增修本影印），詩集卷7，頁597。

之譽。⁴⁶ 詩中「腐儒」，有大志，有學術，也理解局中萬端之難，足見並不是只會空談的三家村學究，那為什麼還是「此意幾人識」呢？

同樣，晚清文廷式（1856-1904）也說：「我生于世百無用，獨習腐儒迂謬譚。」⁴⁷ 與彭兆蓀終身未中進士不同，文氏榜眼出身，學問優長，詩詞兼擅，更力主革新，參加維新運動，最後仍然落拓天涯，賫志以歿。除了寄情詩酒，與脈望為伴，自嘲是無用腐儒之外，他的確再難施拳腳。如果說乾隆時黃景仁感慨「百無一用是書生」也許真的只是書生意氣，那公認有才幹的文廷式、陳三立等人的無用之嘆又是為什麼呢？也許一切事務圍繞皇權展開，權力運作以人事為基礎，行政、司法、財政、社會、學術各領域不能獨立的體制，正是傳統中國才傑之士的沉淪埋沒的關鍵原因吧。

無用的挫敗感，無力的憤懣情緒，以及由這種憤懣挫敗而衍生的卑微、酸寒瀰漫在中國古典文學中，「腐儒」書寫是其中顯性的表達之一，是觀察這種挫敗文學的窗口。清代那些清貧的學者、詩人，很多都喜歡用「腐儒」來刻畫自己的貧窮與辛酸。比如孫枝蔚（1620-1687）〈自池州歸抵儀真別江船二絕〉其一：「三老開船慣禱神，腐儒乞食不由身。今朝出得千重浪，始勝遨遊仕路人。」⁴⁸ 陶淵明、杜甫詩中寫到乞食，都是坦蕩蕩的，孫氏此詩卻並不那麼坦然。人的心理中，凡所比較的都是看重的。所以詩歌字面想表現一種發舒之氣，但字裏無意識所透露的卻是寒酸不自得，是微帶醋意的歆羨。所謂腐儒，這就是活脫脫的畫像了吧。類似的筆致，再如盛大士（1771-1836）在〈習射行為汪厚夫樞曹彥博作〉中描述自己：「腐儒窮酸絕可哀，面牆枯坐眉不開。豈無雄心破犀兕，坐困秃管理蒿萊。」而艷稱汪氏：「射策金門致上第，惟君彩筆干雲際。」「近聞天子幸灤陽，獵火旗紅塞草黃。」「君也書生有奇氣，昂首顧盼天蒼寒。」「吾將從君學作射生手，安能懷鉛握槩困苦衣食纏其身。」⁴⁹ 從題目可知，詩歌是寫給軍機章京汪彥博的。

⁴⁶ 蔣瑞藻輯《越縕堂詩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卷中，頁67。

⁴⁷ [清]文廷式撰：〈再疊前韻追懷東坡索節庵和〉，《文道希先生遺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568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十八年葉恭綽鉛印本影印），頁134。

⁴⁸ [清]孫枝蔚撰：《溉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後集卷4，頁1357。

⁴⁹ [清]盛大士撰：《蘊懔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493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元年刻本影印），卷4，頁511。

盛大士《蘊懷閣詩集》卷首有汪氏做于嘉慶十九年和二十三年的兩篇序，可知盛、汪二人是極親密的朋友。詩中盛大士做了一個比較：自己是考不中進士的「腐儒」，朋友則是扈從天子行獵的近臣，朋友能文能武，自己窮酸可哀。雖然只是牢騷話，但其心態卻是真實的。作為同代人，同樣自許腐儒，彭兆蓀適健，盛大士寒乞，高下一目了然。翻檢清人詩集，彭兆蓀這樣的人物是少數，更多士人的心胸眼界近於盛大士。把噉飯做官接近天子當作人生第一事，這樣的儒生不是「腐儒」又是什麼呢？

人可貧困，但不可卑賤，詩可寒瘦，但不可酸腐。前述清人繼承杜甫，皆由「腐儒」抒寫無力感，實分兩路。一路是因無力而憤懣，他是有力量被壓抑，得不到伸展。一路是無力而寒乞自憐，他是真的沒有力量。詩歌的格調高下，要從這裡來區分。當然，也有些詩作在疑似之間，需要稍加細察。比如金和（1818-1885）〈閒居八韻〉：

時事艱難日，虛生愧腐儒。閒居乃吾分，敢復泣窮途。所苦調飢甚，年豐米似珠。吹簫瀆人聽，可叩一門無。況與鳩分拙，未能從釣屠。平生識字誤，搖落此江湖。豈乏諸同學，金多客氣麤。妻孥終寡識，方笑僕非夫。⁵⁰

金和之詩，前為譚獻許為「跌蕩尚氣」、「纏綿婉篤」，⁵¹後為馮煦表彰為「妥帖排募，隱秀雄奇」，⁵²更有梁啟超大加推重，以為「意境、氣象、魄力，求諸有清一代，未覩其偶」。⁵³但胡先驥以為「才華橫溢，言辭犀利，誠有過人之長。惟太欠剪裁，不中法度，且骨格凡猥，口吻輕薄，殊缺詩人高致」。⁵⁴孰是孰非？就詩論詩，此詩寫「腐儒」之窘狀頗逼真，且未顯見寒乞態。「年豐米似珠」，是真窮。「吹簫瀆人聽」二句，轉而寫乞食無門，是真困窘。「況與鳩分拙」四句，自嘲無能，

⁵⁰ [清]金和撰：《秋蟪吟館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554冊，據民國五年刻本影印），卷6，頁281。

⁵¹ [清]譚獻撰：〈金亞匏遺詩敘〉，《復堂文續》，羅仲鼎、俞浣萍點校：《譚獻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2，頁184-185。

⁵² [清]馮煦撰：〈重刊秋蟪吟館詩鈔序〉，《秋蟪吟館詩鈔》，卷首，頁199。

⁵³ 梁啟超撰：〈秋蟪吟館詩鈔敘〉，《秋蟪吟館詩鈔》，卷首，頁200。

⁵⁴ 胡先驥撰：〈評金亞匏《秋蟪吟館詩》〉，轉引自王培軍撰：《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356。按，徐英、錢仲聯諸人也頗有譏評，可參見王書。

沒有匡君佐相之才，更如東坡爲識字所誤，似老杜一般搖落江湖。字面是自嘲，典故卻是在自許自負。最後四句感歎世間炎涼，同學親人，同此一般。刻畫「腐儒」遭際，可謂窮形盡態，用典恰切，自嘲又自許，非無力量。但再進一步審讀，仍覺其力量不夠。前面既然說「敢復泣窮途」，後面卻一則「可叩一門無」，再則「搖落此江湖」，三又「金多客氣麤」，何其前後矛盾而重複乃爾？又結尾數句，既不能縮合全詩、呼應開篇，又不能推宕開去，形成餘勢，意思上更是過於直露而怨近乎怒。結構上缺少轉折變換，情緒缺少節制，發洩無餘，其內心的怨毒並未經過理性的沉澱過濾，未能形成對人生與世界更深刻的認知。所以這首詩所表達的無力感並沒有積累起來轉向更深的情感，而是在缺少節制的抱怨中消散了。這既是金和的問題，也是清詩中較爲普遍的現象。

貧寒窘迫容易讓人卑微酸楚，處身這樣的境地中，有時我們無法責之太過。但另有一種可視爲無力感的變形，則是那些廟堂重臣在面對皇權時所表現出的自輕自賤。如果檢索明人文集，會發現明代大學士、六部尚書、九卿等有集存世者，除了李東陽這種宗奉杜甫的詩學名家外，詩歌自稱「腐儒」的例子很少。可是到了清代，自康熙朝以下，朝臣動輒以「腐儒」自擬。如果說高士奇（1645-1703）的「寒塞頻邀顧眷深，離離朱實照盤金。腐儒乾糲差行橐，惟有蕭琛一片心」還可以理解成文學侍從之臣的自謙的話，⁵⁵那仕宦騰達的陳廷敬（1639-1712）在獲賜紫貂等物後，所寫「不羨長卿工賣賦，腐儒執簡慶遭逢」，⁵⁶就真的無辭可解了。老杜微末之官，處江湖之遠，有志難豁，他自稱腐儒，雖然自傲，但極貼切。高、陳等人，寫詩之時都正在受到寵幸，處於有機會施展「致君堯舜」的抱負的位置上，如果他們也自擬「腐儒」，那誰來「經世濟民」呢？古人云「當仁不讓」，云「忠於其事」，那這些「腐儒」如何能展其用呢？

通過詩歌中的「腐儒」書寫，可以觀察到失落感無力感的五種形式。明遺民表達的是不合作的意願，是因失落絕望而不欲有爲。彭兆蓀式的無力是盛世文士的典型，他們希望有所作爲而不能。文廷式的無力是曾在其位，曾經嘗試後的疲乏厭倦和無能爲力。三者的無力之後都有憤懣和自嘲，不同的是，遭逢鼎革者有

⁵⁵ [清]高士奇撰：〈賜棗乾〉，《清吟堂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七輯第26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卷7，頁574。

⁵⁶ [清]陳廷敬撰：〈講筵賜紫貂文綺白金一事恭賦〉其三，《午亭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53冊，據清康熙四十七年林佶寫刻本影印），卷10，頁108。

偷生之愧，盛世潦倒者有怨恨不平，末世求變者有蕭索灰心。還有兩種無力感並非詩歌所表達的無力感，而是詩歌所透露的詩人本身力量的喪失。一種是因貧寒困窘而形成的酸寒自憐，一種則是匍匐在皇權之下的沾沾自喜。要論士人風骨的淪喪，後者大概最有代表性。這種意義上使用「腐儒」，的確是清代詩歌中值得注意的現象。無論如何，如此豐富的變形本身就很可能說明問題。是否清代士人領導社會變革的能力遭到了嚴重地剝奪，才讓他們在詩歌中的悲歎如此沉重而普遍。

四、自嘲之儒

杜甫的「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羸癯腐儒餐」，令人忍俊不禁。佳客坐了整天，不管是客人還是讀者，都會飢腸轆轆而有點期待吧。結果端上來不知道什麼樣的粗茶淡飯，還半開玩笑地說：「老夫平生所食唯此耳。」如此坦然不以為嫌，真是迂腐得可愛。後人用典，那些翻來覆去的「羸癯」和「腐儒餐」，像做不了正餐的家庭廚師，頓頓端上來一盤韭菜炒雞蛋，就實在是討厭了。幸而會做菜的清人還不少，他們愛把自己簡陋但有特色的菜譜匯報給讀者，稍稍眼氣一下還未吃飯的讀詩人。

腐儒的飯菜，當然粗陋，如果能配合豆腐，就真正名副其實了。其味道最好帶點酸，便能貼合其酸腐氣。如邵長蘅曾經記述他的一次待客經歷：

憐君奔走胡瑣尾，勸君小住為佳耳。貧家樸率野人風，經旬蔬食寡鮮豕。
小摘圓葵菹莖酸，軟炊香粳煨芋紫。腐儒羸癯君不嫌，瓦盆濁酒巾可醜。
醉時酣睡醒時笑，忘形往往呼汝爾。⁵⁷

首句「瑣尾」出《詩經·邶風·旄丘》：「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意謂憐君奔走何其流離困頓，所以希望留客稍住。然後說家中清貧，常常十多天沒肉吃。那就委屈您就著我醃製的冬葵，（按，「菹」同菹，醃菜也。）吃點紫芋蒸米飯吧。再喝點家裡的濁酒，痛飲為歡，忘形爾汝。詩歌寫彼此的困頓，客人流離，主人窮居，酸菜款客，但情意自深。末後的醒醉忘形，則世中風塵，又瑣瑣不足道也。詩歌輕快瀟灑，如此腐儒，正是陶、杜家風。

⁵⁷ [清]邵長蘅撰：〈走筆贈別汪九石臣〉，《青門簾櫳》，《邵子湘全集》本，卷3，頁701。

不過詩人真的吃了葵菜嗎，或者只是信手從書裡取個典實，這倒是個問題。葵是早期中國人的主要蔬菜，但宋以後漸漸從人們餐桌上消失了。明代王世懋《學圃雜疏》「蔬類」云：「古人食菜必曰葵，王右丞『清齋折露葵』是也。乃今菜品竟無稱葵，不知何菜當之。」⁵⁸他已經不知道葵是什麼了。不過清代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中說：「冬葵，《本經》上品，為百菜之主。江西、湖南皆種之。湖南亦呼葵菜，亦曰冬寒菜。江西呼蕪菜。葵、蕪一聲之轉。志書中亦多載之。李時珍謂今人不復食，殊誤。」又嘲笑王世懋「隨筆浪語，不足典要」。⁵⁹吳其濬也對也不對。王世懋是太倉人，他說不知道葵是什麼，吳其濬反駁說湖南、江西還有，那正好說明江南人已經不吃了，只在湖南、江西等地繼續栽種食用。王世懋足跡不到而不知，雖略有寡聞之嫌，但其筆記中云云，反倒是蔬菜種植史有力的史料。邵長蘅是常州武進人，其足跡也不曾到過湖南、江西，那他按理也不會去吃冬葵。不過江南似乎也有人知道葵菜是什麼。嘉慶時阮元在浙江巡撫任上時特意做過一篇〈葵考〉，他認為：「葵為百菜之主，古人恆食之。（中略）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為何菜耶？曰古人之葵即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自注：即『蜀葵』二字吳人轉聲。）者，以花為玩，不以葉充食也。」⁶⁰冬葵之花的確在接近花心處呈紫色，阮元所說應不錯。阮元雖然考出來冬葵是什麼，但他也說沒人吃。直到今天，江南一帶，冬葵仍然是罕見的蔬菜。那麼邵長蘅究竟知不知道葵就是「錢兒淑氣」呢？他真的會吃嗎？古人狡獪弄文，讀者只好回以神秘一笑。

邵長蘅待客的醃鹹菜，在清詩中出鏡率頗高。金克木在自傳體小說〈舊巢痕〉中回憶幼年在故鄉安徽壽縣的生活，民國時候一個小官僚家庭，平日吃的主要也是醃鹹菜。可以想見，清代寒士對醃菜自然也是難離難棄的。劉嗣綰〈馬秋藥太常齋中銷寒小集分賦四首〉其中就有〈醃菜〉一首，他說：「腐儒有別腸，酸鹹與俗異。寒菜生小園，我輩尚同氣。旨蓄詠禦冬，耐久乃良計。淡成交以水，自

⁵⁸ [明]王世懋《學圃雜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1。

⁵⁹ [清]吳其濬撰、張瑞賢等校注：《植物名實圖考校釋》（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3，頁33。

⁶⁰ [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學經室集》三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5，頁698。

得齏鹽契。」⁶¹梅曾亮（1786-1856）也說：「腐儒不識生黃齏，土銜慣煮寒菹湯。」⁶²

其他被「腐儒」提到的食物，還有盛大士的「臘八粥」，⁶³劉嗣綰的「蕨菜」等。⁶⁴這些今天平常的食物，據詩人們講，都是別人餽贈之物，其清寒可知。此外最宜腐儒腸的，大概就是豆腐了。《拍案驚奇》卷十〈韓秀才乘亂聘嬌妻〉一回中說道：「把一個如花似玉的愛女，嫁與那酸黃齏爛豆腐的秀才。」可見，酸菜和豆腐，早就是窮酸秀才的「吉祥物」。明末曾異有一首〈詠豆腐〉詩，小序裡說：「予謂此物有二種人不知味：托鉢衲子不知味，咬菜根秀才不知味。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要知此味，除是將來煮魚煮肉。」詩云：「出世長依佛子鉢，百年多伴腐儒齏。」⁶⁵可謂離了豆腐，不成腐儒。所謂腐儒，是否可以由此定義為「日常以醃菜和豆腐為主菜的儒生」呢？

最早詩歌中詠豆腐的大概是朱熹，他的〈次劉秀野蔬食十三詩韻〉中有一首即〈豆腐〉，不過朱子意在托諷，詩歌對豆腐本身並未著筆去寫。元代朱晞顏有〈賦豆腐〉詩，描寫摘豆、磨豆、點漿、成形的過程，以及豆腐的口感，頗細膩。⁶⁶明代蘇平也有一首〈詠豆腐〉詩，頗有名：「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⁶⁷此詩首見於李詡（1506-1593）《戒菴老人漫筆》的記載，後又被蔣一葵《堯山堂外紀》、郎瑛《七修類稿》、費經虞《雅倫》、褚人穫《堅瓠集》、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諸書引錄，流傳甚廣。

清人詠豆腐的詩作很多，而詩中有意縮合豆腐與腐儒關係的，著名學者胡承珙是其代表。其〈己卯分校秋闈供給單雜詠十四首〉之十二為「菽乳」，詩云：

⁶¹ [清] 劉嗣綰撰：《尚綱堂集》，詩集卷 41，頁 314。

⁶² [清] 梅曾亮撰：〈徐廉峯家製蘿蔔鮮作詩乞之〉，《柏硯山房詩集》，彭國忠、胡曉明點校：《柏硯山房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卷 6，頁 544 頁。

⁶³ [清] 盛大士撰：〈厚庵招瑛兒食臘八粥瑛兒為余索粥因復饋至學舍作詩謝厚庵兼示瑛兒〉，《蘊襟閣詩集》，卷 12，頁 589。

⁶⁴ [清] 劉嗣綰撰：〈蕪耕湘夢齋銷寒第三集分得食蕨〉，《尚綱堂集》，詩集卷 42，頁 321-322。

⁶⁵ [清] 曾異撰：《紡授堂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 163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詩集卷 5，頁 423。按，此詩小序中記寫作時間是「崇禎六年三月十日」。

⁶⁶ [明] 朱晞顏撰：《瓢泉吟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3 冊），卷 1，頁 383。

⁶⁷ [明] 李詡撰、魏連科點校：《戒菴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303。

「水乳交融軟玉團，刀砧不用便登盤。淮南昔日傳方法，門下他時列食單。雅訓略同幽未字，佳名尤稱腐儒餐。平生茹啖原攻苦，肯效馮驩鋏屢彈。」⁶⁸菽乳就是豆腐。明初孫作（1340？-1424）〈菽乳〉詩序云：「豆腐本漢淮南王安所作，惜其名不雅，余為改今名。」⁶⁹李詡《戒菴老人漫筆》也說：「余邑先達孫司業大雅先生嫌豆腐之名不雅，改名菽乳。」⁷⁰看來「菽乳」這個名字應該就來自孫作。舍大家熟知的更早的名字不用，而取更典雅的名字，求雅之病，大概類此。⁷¹和蘇平詩比較，胡詩重點不在對豆腐的描寫，而是落到它和儒者的關係上。所謂「雅訓略同幽未字」，是在玩「菽」的文字遊戲。菽，本字作「未」，菽是後起字。未就是豆。段玉裁說：「未、豆古今語，亦古今字。」⁷²《說文》又有「豉」字，解釋為：「配鹽幽未也。」⁷³加上鹽密閉發酵的豆子，那就是豆豉。「豉」是本字，後來就俗寫作「豉」了。胡承珙的意思就是，在《說文》的解釋中，「菽」（未）和「豉」相近，有《說文》的出處。下一句「佳名尤稱腐儒餐」，「稱」字按平仄當讀去聲，謂菽乳這個名字也配得上我們腐儒之餐，雖然吃得清淡，但名字儒雅啊。第七句「平生茹啖原攻苦」是雙關。段玉裁注「配鹽幽未也」曰：「《廣雅》說飲食曰：『寢、醜、鬱、癖，幽也。』幽與鬱同義。以豆鬱之，其味苦。〈招魂〉曰：『大苦鹹酸，辛甘行些。』王云：『大苦，豉也。』」⁷⁴這裡的苦是上承「雅訓略同幽未字」句，謂平日「茹啖」的豆豉味苦，而兼指腐儒清貧讀書之苦。最後說我很樂意這樣的學者生涯，不願效馮驩乞求富貴也。胡承珙詩後半從「菽」的文字和訓詁上作文章，聯繫到腐儒生涯，是典型的清代學者之詩。清代漢學家以《說文》為治學的基礎，這首詩就是一個極好的體現。胡氏還有兩

⁶⁸ [清]胡承珙撰：《求是堂詩集》，卷16，頁148。

⁶⁹ [明]孫作撰：《滄螺集》，上海圖書館藏明毛氏汲古閣重刻本，卷1，頁9A。

⁷⁰ [明]李詡撰：《戒菴老人漫筆》，頁303。

⁷¹ 吾鄉舊有東丁水，黃山谷至，以名不雅馴，易為「方響洞」，謂聲如方響也。其事如出一轍。而鄉人今乃呼為「丁東井」，是從俗不從雅也。見范成大《吳船錄》卷上：「至廣福院，中有水洞，靜聽洞中，時有金玉聲，琅然清越。不知水滴何許，作此聲也。舊名東丁水，寺亦因名東丁院。山谷更名『方響洞』，題詩云：『古人名此東丁水，自古丁東直到今。我為更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又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6。

⁷²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588。

⁷³ 同前注。

⁷⁴ 同前注。

首〈凍豆腐〉詩，描寫較生動，抄錄其一於此，不再另做分析：「露液雲漿與冷宜，一奩凝潔勝琉璃。眞思嚼雪探蠶甕，恰配敵冰煮粥糜。寒士生涯無煖熱，腐儒風味更神奇。爐煨楮盤堆玉，此段何曾恐未知。」⁷⁵

寫了腐儒吃什麼，其味道自然就出來了。「酸黃齏、爛豆腐」，後者略苦而前者必酸。方文說「千古腐儒同一酸」，⁷⁶不假。陸燦〈謝劉于庭見遺陳醋魚腊〉云：「嗜好何曾與俗殊，香開陳甕客途需。箇中滋味深嘗得，三十年前一腐儒。」⁷⁷這個酸，在他人眼中是寒酸，是酸腐之酸，對自己來說是酸楚，這是古代絕大多數士人都有過的體驗吧。和清人所有這類詩相比，我卻更喜歡宋人項安世的〈次韻謝張安撫以詩送梅實〉其一：「此物從來作計疏，洛陽櫻筍正馳驅。絕知不可時人口，只有微酸愜腐儒。」⁷⁸

王夫之曾說：「門庭之外，更有數種惡詩：有似婦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鄉塾師者，有似游食客者。婦人、衲子，非無小慧。塾師、游客，亦侈高談。但其識量不出針線、蔬笋、數米、量鹽、抽豐、告貸之中，古今上下，哀樂了不相關。」⁷⁹又說：「浪子之狂，山人之褊，措大之酸，而尚可與言詩也哉？」⁸⁰他把酸腐轉為一種詩品，而極力貶抑，且認為尋常儒生之詩不關哀樂，一味嘆窮寫酸，實非佳詩。那直接描寫酸腐味道的詩，恐怕要列入酸腐之品。其實詩之流品非一，以一己之哀樂關合天下之盛衰的傑出作品自是水陸華珍，但是一碟酸菜、一碗豆腐，又何嘗沒有解膩添飯之功？「腐儒餐」這類詩歌，自杜甫以來，是最有自嘲精神的一類，寫來常常帶有幽默感。自嘲的人可愛。也許一生的時光中，困頓、壓抑、憤懣總是揮之不去，此時那些自嘲的詩歌，如同一汪活水，汨汨而出，滋潤心田，不但讓讀者窺見詩人們愉快的片刻，也讓我們知道他們力量從何處來——

⁷⁵ [清]胡承琪撰：《求是堂詩集》，卷19，頁172。

⁷⁶ [清]方文撰：〈贈貢鹿田學博〉，《禽山集》，卷9，頁359。

⁷⁷ [清]阮元撰：《兩浙輶軒錄》，清嘉慶刻本，卷32，頁25A。小傳云：「陸燦，號補梅，錢塘人，堃元孫。乾隆庚辰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擢潯州知府。」

⁷⁸ 《全宋詩》第44冊，頁27348。

⁷⁹ 王夫之撰：〈夕堂永日緒論內編〉，戴鴻森箋注：《薑齋詩話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2，頁148。

⁸⁰ 王夫之撰：〈歸鳥〉評語，《古詩評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卷2，頁103。按：王氏之語，蒙拙文的一位評審先生提示，並提出當從「抵制名利、不屑現實榮辱，企圖化俗為雅，成就詩歌與性格的另一派風味」的角度更作思考。特致謝意。

來自一顆不曾衰竭的，熱愛生活的心。所以，這類詩歌最大的價值即其中的「自嘲」意味和幽默感。如果一味刻畫困窮，時而哀怨，時而亢進，這樣的詩作才是真正的酸腐之品。而甘此淡味、嘻嘻自嘲的詩作，承繼的卻是孔顏之樂的精神，即便其詩只如小草，也油油然有生意，而與宇宙同流。

五、乾坤一儒

〈題省中院壁〉和〈江漢〉分別創造了迂官腐儒和乾坤一儒的兩個「字典」。如前所述，他們都傳達出自勉自奮之氣，不同的是前者偏於書寫忠愫之意，而後者則是不屈之志，是天地間一個不可磨滅的我。

（一）迂官腐儒

作為官員的腐儒的詩例，在清代最多的是高官顯宦而自稱腐儒，自卑自賤，莫此為甚，前已述及。能繼承杜詩中的忠愫意態而加以推展的，首推馮詢（1796-1871）。詢字子良，廣東番禺（今屬廣州）人。嘉慶二十五年（1820）進士，在江西各縣、州任職，歷官至饒州知府。著有《子良詩存》等。傳見光緒《廣州府志》卷一三一。張維屏稱：「其詩時而皋鶴長鳴，時而春鶯自轉，時而風雄虎嘯，時而月冷猿啼。惟能自達其情，遂覺適如人意。」⁸¹郭儀霄云：「子良之詩，邊幅壯闊，不名一體。世之稱子良詩者，類以其近體雄渾。余以為諸樂府格韻深古，當時抗手者或少焉。五七古才力兼到，往往氣吞筆先，聲大而遠，陳理皆新，不可方物。時而軒波迴瀾，駭蕩心目；時而變化飛動，羽翼雲煙；時而沉著和平，義兼規諷；時而敦樸拙摯，瑣屑皆真；時而寄抱維情，蒼涼感喟；時而清高陡峭，奧如曠如。」⁸²張氏是師長，郭氏是友朋，或不免過譽。而《晚晴移詩匯詩話》稱馮氏「道光間為嶺南詩人之最」，⁸³可見馮氏仍是有其地位的。

⁸¹ [清]張維屏撰、楊揚點校：《藝談錄》（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程千帆、楊揚整理《三百年來詩壇人物評點小傳匯錄》本），卷下，頁420。

⁸² [清]郭儀霄撰：〈子良詩存序〉，馮詢《子良詩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526冊，據上海圖書館藏同治元年刊二十一卷本影印），卷首，頁1。

⁸³ 徐世昌撰、聞石點校：《晚晴移詩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128，頁5532。案：《子良詩存》卷首蔣湘南序云：「道光十六年，余在京師，問黃君香鐵：『嶺南詩人

馮詢最早將官事與「腐儒」聯繫起來的作品大概是〈漫興〉：「自覺迂官亦腐儒，喜離城郭入鄉閭。人前問路如求字，客裡看山當借書。高下綠蕪經燒盡，淺深紅蓼帶霜餘。漁翁一舸傳三代，笑語衙廳是泛居。」⁸⁴ 詩歌著重刻畫的是一份書生本色，頷聯描摹「迂腐」意態可謂傳神。梁元帝〈巫山高〉「樹雜山如畫」，⁸⁵ 已將山比作畫圖。又溫庭筠〈寄河南杜少府〉「夕陽亭下山如畫」、⁸⁶ 許渾〈韶州送竇司直出嶺〉「江曲山如畫」，⁸⁷ 將看山比作讀畫，乃成習用的比喻。陸游〈天王廣教院在葢山東麓（下略）〉又翻出一層，別做一喻，云：「遊山如讀書，深淺皆可樂。」⁸⁸ 清人喜放翁詩，頗襲用此語。如汪由敦〈恭和御製婉孌草堂元韻〉：「看山如讀書，佳境以漸開。」⁸⁹ 袁枚〈拗嶺〉：「遊山如讀書，久歷始知妙。」又〈桂林至興安路止百里舟行十日〉：「看山如讀書，不可求速效。」⁹⁰ 李調元〈遊山〉：「遊山如讀書，一里當一葉。山行數百里，日與異書接。坐令書卷氣，充腹復浮頰。吐出遊山詩，清若風生翳。」⁹¹ 諸人發揮，總不離陸放翁圍範，獨馮詢能自出手眼。「借書」之喻極佳，一個喻體，而能生出兩層喻旨。著眼客裡遊覽，則謂其可一而難再；著眼腐儒，則窮書生買不起書，自然只能借書，而借書當還，於是細覽手抄，如遊客珍重眼前景色也。問路如求字，看山當借書，這真是活脫脫腐儒形象，這樣的官，當然是迂官。

如君者復有幾？」香鐵約舉四人，而最子良。」此或是《詩話》評語所本。

⁸⁴ [清]馮詢撰：《子良詩存》，卷8，頁129。

⁸⁵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撰：《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2版），卷42，頁760。

⁸⁶ [唐]溫庭筠著、曾益等箋注、王國安標點：《溫飛卿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4，頁96。

⁸⁷ [唐]許渾撰：《許用晦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據國家圖書館藏宋蜀刻本影印），卷2，頁151。

⁸⁸ [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陸游全集校注》冊三），卷16，頁97。

⁸⁹ [清]汪由敦撰：《松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8冊），詩集卷22，頁628。

⁹⁰ [清]袁枚撰、王英志主編：《小倉山房詩集》，《袁枚全集》冊一，卷28、30，頁620、717。

⁹¹ [清]李調元撰：《童山集》，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五年增修《函海》本，詩集卷1，頁3A。

馮詢的「迂官腐儒」當然不僅於野興，他也直接寫自己的仕宦生涯及其感受。《子良詩存》卷十七有〈大計卓異〉一詩，題注：「至是凡三次卓薦。」大計是清代對地方官的考課制度，三年一次，按照操守、才具、年力、政事四格，并糾以貪、酷、罷軟無為、不謹、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之八法，考察外官政績與賢能與否。大計的最高等級就是卓異。常越男總結說：「清代大計卓異官員需具備以下幾點基本條件：歷俸滿三年、力行教化、力行保甲、無加派、無濫刑、無盜案、無錢糧拖欠、無虧空倉庫銀米、日用品現金平實、雖有降級罰俸處分但係因公窒誤等。」⁹²卓異是有定額的，據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六二〈吏部·處分例·大計統例〉記載，江西州縣以上官 8 名、雜佐教職 3 名。馮詢前後三次獲得卓異，當然是非常難得的。其詩云：

我無魯令才，所詔亦三異。回頭近卅年，一官究何事。由令而丞守，閱歷頗云備。讀律兼讀書，未脫腐儒氣。意只談風月，忽復驚烽燧。慨然事從戎，功成謗書至。朝廷無倖位，大吏肯才棄。區區拙笨材，屢薦轉增愧。誠樸而穩重，考語首四字。悃悃本無華，上官謂能治。臣精亡久矣，報恩恐無地。安穩老名場，不歸更何俟。⁹³

詩歌首句出典，據《北堂書鈔》引《長沙耆舊傳贊》云：「桓龍遷魯令，明斷朗然，獄無停繫。安貧樂道，內無擔石之儲，門絕魚米之饋。清廉訓於百里，仁恩洽於所蒞。黎元沾其惠澤，遐邇稱其節槩者也。」⁹⁴馮氏自謙沒有桓龍之才，實際全詩所寫，正是以魯令作榜樣的。詩人自述，大計時上級對他的考語是「誠樸穩重」，

⁹² 常越男著：《清代考課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18。

⁹³ 馮詢撰：《子良詩存》，頁291。此詩背景，光緒《廣州府志·馮詢傳》中有載，謂：「咸豐癸丑五月，髮賊竄江省，委守省垣順化門。守城九十三日，加運同銜。丙辰，兼署九江郡篆。時郡治暨屬邑先為賊踞，上官留詢，總查河道。詢乘小船，晝夜梭巡，賊箭著船上，不顧也。是年，復攝饒州郡篆。詢請募勇六千以行，年餘肅清全郡。會有蜚語，竟撤任。詢至省，侃侃直陳。上官意釋，復委辦贛防軍務，帶兵會同粵軍勦兩省劇盜。事平，仍回吳城任。時沈保楨方任江撫，知其功，復列卓薦，追敘前勞，晉擢郡守。而詢以年老，請致仕。」戴肇辰等修、史澄等撰：《（光緒）廣州府志》卷131，清光緒五年刊本，頁24A-B。

⁹⁴ [唐]虞世南撰：《北堂書鈔》卷七十八，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廣陶校注刊刻本，卷78，頁4B。

而他自許「悃悃無華」，不正是桓龍的安貧樂道、清廉仁恩嗎？所謂「讀律兼讀書，未脫腐儒氣」，則尤與桓龍「明斷朗然，獄無停繫」相符。按，此二句典出蘇軾〈戲子由〉：「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⁹⁵讀書與讀律的問題，在清代頗引起士大夫的關注和討論。清代最常見的現象是各級官員常常自己并不研讀律、例，而將一切刑名委之幕客、聽之屬吏，造成司法混亂。如乾嘉時孫星衍說：「近時則內自比部，外而牧令，以舉業起家，目不覩律令之文。到官後，非為吏所侮，即牽制于幕下士，冤民幾無所控告。」⁹⁶又《清經世文編》載程金章〈通飭各官熟讀律例〉云：「各州縣中才具優長，知勉為好官者頗不乏人，而於承審案件，聽斷詞訟，及一切政事，每有輕重不得其平，緩急不得其當。（中略）皆由律例不熟，事理不明之故。」⁹⁷與馮詢同時而稍長的劉衡也提到：「司牧者未必人人讀律，或自圖安逸，一切民事委之門丁。彼門丁者，意在得財，不知民為何物，斷不肯助官愛民。所在因緣為奸，甚且潛結棍蠹，擇良民而魚肉之，以致弊竇漸滋。」⁹⁸究其原因，首先便是官事紛雜，無暇顧及。乾隆時著名的幕客汪輝祖告誡作幕者要熟讀律、例，其理由是：「官則庶務紛乘，勢有不暇。」⁹⁹陸向榮《瘦石山房筆記》同樣說：「近日宦途多依靠幕友，而於讀律毫不講解。無他，聲色貨利已大耗其精血，即留心公務已屬緒餘，遑能讀律耶？」¹⁰⁰因此守令讀律，一直是盡心國事者關心的問題。如康雍時名臣楊名時在其〈為宰議〉中提出地方官應做到的二十二事，其一即「讀律」：「今人苦於宰之難為，輒自托於君子不可小知，以為為宰非吾事，平日不一究心，宜其臨事而償矣。庸詎知民之待命於宰者切乎？」¹⁰¹馮詢

⁹⁵ [宋]蘇軾撰、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點校：《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7，頁296。

⁹⁶ [清]孫星衍撰：《嘉穀堂集》〈李子法經序〉，《四部叢刊》景清嘉慶蘭陵孫氏刻《孫淵如先生全集》本，卷1，頁13B。

⁹⁷ [清]賀長齡編：《清朝經世文編》，《清朝經世文正續編》（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據清道光七年刻本影印，卷21，頁219。按：此文作者名「金章」二字原為墨釘，據光緒十二年思補樓刻本補。

⁹⁸ [清]劉衡撰：《蜀僚問答·讀律在熟讀訴訟斷獄兩門共四十一條》，上海圖書館藏清同治七年《牧令書五種》本，頁2A-B。

⁹⁹ [清]汪輝祖撰：《學治臆說》之《學治說贅》卷「律例不可不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頁6。

¹⁰⁰ [清]徐棟編：《牧令書輯要》，上海圖書館藏清同治七年江蘇書局刻本，卷7，頁2下。

¹⁰¹ 《清朝經世文編》卷22載，頁232。

詩中「讀律」位序在「讀書」之前，可知他極重視此事。再檢索其集，凡八次提到「讀律」，馮氏為盡心盡職的循吏，當可斷言。

「讀律兼讀書」中的讀書問題，也可稍作討論，至少有兩層意涵。其一，是與讀律相輔的讀書。楊名時〈為宰議〉中即告誡為宰者當「暇即讀書」。這是什麼道理呢？杭世駿解釋說：「吾嘗論坡翁文士，言不必盡可為法。讀書不讀律，是致君堯舜無術也；讀律而不讀書，謂遂能致君堯舜，吾不信也。《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一則曰明罰敕法，一則曰議獄緩死，此千古法家之祖也。《春秋》筆削經聖人後定，而董仲舒集《公羊》以為斷獄，雋不疑援衛輒之義，輒收縛假戾太子，此豈律文所載乎？而有識者斷然行之不疑，無他，深於儒術故也。」¹⁰²稍後汪輝祖也說：「學古入官，非可責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為治，實與主人有議論參互之任，遇疑難大事，有必須引經以斷者，非讀書不可。」¹⁰³既然幕客需要讀書，才能引經據典與幕主討論，那幕主自然也是更需要讀書的。這種性質的讀書實際仍是屬於司法領域的一部分。清代和之前的朝代一樣，並不存在獨立的司法，司法裁量權被視為皇權的一部分，而皇權又是「受命於天」的。因此裁量的標準，除了各朝的律與律例之外，同樣「受之於天」的道德準則同樣重要。與強調案件裁判大部分是按照《大清律例》進行，而否定地方官的自由裁量權的黃宗智不同，¹⁰⁴寺田浩明繼承和發展了滋賀秀三的看法，認為「就像天地間任何案件的自由處置都由『天』委託給了皇帝一樣，不需要處以徒刑以上的案件（州縣自理案件）的全部處理又由皇帝委託給了地方官。就這類案件而言，地方官本人就

¹⁰² [清] 杭世駿撰：〈送龔愚安之長沙序〉，《道古堂文集》，蔡錦芳等點校：《杭世駿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卷15，頁217。又，杭氏《訂訛類編》卷一「讀書萬卷不讀律」條云：「蘇詩『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人多誤解為律之當讀，大失本旨。考公烏臺詩話，公自解云：『是時朝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為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堯舜之術也。』觀此則下句正承明上句不可讀律之故，非申言律之當讀也。」是又修正前說，以為蘇軾本意不在讀律不讀書。杭世駿撰、陳抗點校：《訂訛類編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6。

¹⁰³ [清] 汪輝祖《佐治藥言·讀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頁9。

¹⁰⁴ 黃宗智的基本觀點和研究，見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一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

直接成了詮釋什麼才算聖人之所爲這一基準的主體」。¹⁰⁵顯然日本學者的看法更接近實際，也與清人的自述相吻合。很多可以進行民事調解的案件，當令守能引經據典，依據情理法而說服涉案兩造時，既實現了自身的權威，也順便完成了教化功能。這大概就是楊名時強調讀書的原因吧。第二，官員之外，馮詢的另一身份是詩人，張維屏稱他「難得詩人又循吏」，¹⁰⁶是的評。清人重學，清代幾乎沒有不讀書的詩人，馮氏既然意在「談風月」，這書自然也是要讀的。在那些把大半精力花在了「聲色貨利」的地方官看來，馮詢這種「讀律兼讀書」的同僚，不是腐儒又是什麼呢？

〈大計卓異〉詩中，馮詢回顧了自己的官場生涯，尤其是後期的行事與得失，並做了自我評價：「悃悃無華」的「腐儒」。因為有相對細緻的描寫，讀者可以了解，所謂「腐儒」，就是那種恪盡職守、不謀私利的人。即便三次被薦「卓異」，仍然是世間的迂腐者。當然，這一點從古到今，並沒有什麼改變。比較馮詢和杜甫，致其忠而竭其力，這是儒者。志道據德依仁游藝，這是君子。這是馮詢與杜甫相同之處。不同之處在於，杜甫有「許身愧比雙南金」的愧怍之情，馮氏沒有，他只是自信。杜甫「位卑未敢忘憂國」，所懷是社稷黎民，而馮詢「思不出其位」，杜甫的抱負，他沒有，他只是慶幸自己「安穩老名場」，覺得「不歸更何俟」。以慶幸入詩，其氣必然就衰颯了。論操守，論德行，論詩學，馮詢都可謂一時士人中之表表者，但唐人詩中的奮發，他沒有，宋人詩中的兀傲，他也沒有。同樣老來嘆世，「腐儒」自嘲，陸游〈初冬有感二首〉其二云：「峨冠本願致唐虞，白首那知墮腐儒。碌碌不成千載事，駸駸又見一年徂。無僧解輟齋廚米，有吏頻征瘦地租。要信此翁頑到底，只持一笑了窮途。」¹⁰⁷這樣的精神氣度，在宋人詩中並不罕見，但在馮詢詩中，在清人詩中，就難得一觀了。

（二）乾坤一儒

前面分析杜甫的〈江漢〉，尤其強調了詩中所體現的沉鬱之氣、昂藏之概、不屈之節。這種精神氣概的「腐儒」，宋人頗能繼承之。王安石〈孟子〉：「沉

¹⁰⁵ [日] 寺田浩明著、王亞新等譯《權利與冤抑》（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44頁。

¹⁰⁶ [清] 張維屏撰：〈馮子良郡丞詢寄來詩集連日披誦即題一律奉寄〉，《松心詩錄》，陳憲猷標點：《張南山全集》冊三（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卷10，頁191。

¹⁰⁷ 《劍南詩稿校注》《陸游全集校注》冊五，卷41，頁180。

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趙岐〈孟子題辭〉云：「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王荊公之意，是指自己不懼世人「迂闊」之譏，但以孟子為千載知己。有趣的是李壁的注：「神宗嘗謂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呂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¹⁰⁸荊公與溫公，本是針尖對麥芒的政敵，但李壁的注提醒讀者，他們二位都是執拗頑固的迂闊腐儒，誰也別謙讓。不過這「迂闊」同樣是孔子、孟子在時人眼中的形象，大概識卓志遠、不趨時流者總免不了這樣的譏諷，那就不要太在乎吧。豈止不用在乎，能與聖人同「迂」，簡直還是某種褒揚。李壁註解了王安石，王安石又註解了杜甫。「乾坤一腐儒」，那是大大的自贊。王安石之外，宋人類似表達的詩歌很多，前面舉的陸游的幾首詩都是很好的例子，就不再辭費了。

如果按比例計算，清人這種剛健不屈的「腐儒」詩大概要遠少於宋人。一代之士氣，或可由此窺覘，徒令人生出「萬馬齊喑」之嘆。當然，強毅之士始終是有的。如呂留良（1629-1683），其〈次韻答黃九煙〉其二云：「塵土交游一洗空，腐儒端合老邨中。如君正自不多得，此意猶然未盡同。富貴神仙鳴鼠嚇，文章任俠馬牛風。相期更上高峰看，俯視茫茫始足雄。」¹⁰⁹詩寫給同為遺民的好友黃周星。他說自己不諳於世，惟黃足交游，但二人志意也不盡相同。呂說世人營營追求的富貴與神仙，都非自己所羨所求；而山河巨變之後，文章與任俠，也與自己風馬牛不相及了。黃周星是頗重文章，渴望立言不朽的。¹¹⁰這大概就是呂留良所謂的「此意猶然未盡同」。最後他與好友相約登高，俯視人寰。老杜之江漢腐儒以老馬自許，是誠篤貌。而呂晚村雖然以喚醒末世人心為志，但在詩歌中，更多了一種超出塵寰、睥睨世人的姿態。也許這是他目擊國家淪喪，而許多人視若無

¹⁰⁸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箋注、高克勤點校：《王荊文公詩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46，頁1243。

¹⁰⁹ [清]呂留良撰、俞國林箋釋：《呂留良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卷3，頁543。

¹¹⁰ 如[清]黃周星〈題驚天集〉云：「或問於九煙曰：『天可驚乎？』九煙曰：『可。』曰：『奚驚？』曰：『天以風雷驚人，人以文章驚天。風雷者，天之文章。文章者，人之風雷也。』」類似表達，其集中甚夥，不復多舉例。黃周星撰：《九烟先生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399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左仁周詒樸刻本影印），卷1，頁390。

睹，甘做順民，被刺激之後的一種應激的心理。不過這種俯視人世的姿態，同樣見於以儒學正統自居的宋人詩中。如王安石〈登飛來峰〉：「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再如朱熹〈殘雪未消次擇之韻〉：「脚底悲風舞凍鴉，此行真是躡蒼霞。仰頭若木敷瓊藥，不是人間玉樹花。」¹¹¹又〈福巖寺回望嶽市〉：「昨夜相攜看霜月，今朝誰料起寒烟。安知明日千峰頂，不見人間萬里天。」¹¹²呂留良也是尊崇和捍衛程朱理學的學者，其衛道之心極強，這是學者都知道的。雖然杜甫也登高，也俯觀，也感歎不得其用，但他不睥睨人世，沒有道統在我、眾人皆醉的心理。而宋儒也好，呂留良也好，他們以道自任，灌注到「腐儒」的詩歌形象中，就由狷而狂，由自信而兀傲，由俯仰天地而吞吐乾坤。遺憾的是，呂詩粗豪，在詩歌創作能力上並不能與其精神的超邁相匹配。

再如貝青喬（1810-1863）詩云：「橐筆事奔走，憔悴嗟可矜。磨礪腐儒骨，百年猶有稜。」¹¹³「磨礪」，見《漢書》「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¹¹⁴又江淹〈詣建平王上書〉：「積毀銷金，積讒磨骨。」李善注：「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¹¹⁵「有稜」語見蘇舜欽〈覽照〉：「鐵面蒼髯骨有稜，世間兒女見須驚。」¹¹⁶稍後彭乘《續墨客揮犀》則引作「鐵面蒼髯骨有稜」，¹¹⁷則切合貝氏之作。雖然貝詩兩句都有出典，但他熔而化之，自鑄新意。「腐儒」是糟朽之儒，更顛沛風塵中，不想其骨任經磨礪，依然棱角錚錚。王韜稱貝氏「工於詩，跌宕有奇氣，忠義激發，溢於言表」云云，¹¹⁸以此四句觀之，可謂得之。

¹¹¹ [宋]朱熹撰、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卷5上，頁451。

¹¹² 《朱熹詩詞編年箋注》，卷5上，頁454。

¹¹³ [清]貝青喬撰：〈為管蘭滋題寓樓聽雨圖〉其三，《半行庵詩存稿》，馬衛中、陳國安點校：《貝青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2，頁35。

¹¹⁴ [漢]班固撰、顏師古注：〈枚乘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51，頁2361。

¹¹⁵ [梁]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卷39，頁554。

¹¹⁶ [宋]蘇舜欽撰、傅平驥、胡問陶校注：《蘇舜欽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頁300。

¹¹⁷ [宋]彭乘撰：《續墨客揮犀》「丹青為業」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宛委別藏》第84冊），卷6，頁99。

¹¹⁸ [清]王韜《瀛壖雜誌》，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元年刻本，卷4，頁22A。

在清代，有一位毅然以「腐儒」自任，而反復書寫其形象，張大其精神的詩人湯鵬（1801-1844）。鵬，字海秋，號浮邱子，湖南益陽人。道光三年（1823）進士，後即在禮部、戶部任職，中曾短期任軍機章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湯鵬在京與龔自珍、魏源、張際亮並稱「四子」。其詩文有奇氣，尤究心時事，多所議論，因浮沉部曹，不得大用，乃著子書《浮邱子》九十一篇。又有《海秋詩集》二十六卷、《後集》一卷，他書若干卷。湯鵬詩中不但喜歡以「腐儒」自許或稱呼至交好友，而且對「腐儒」形象有生動詳實的描寫。檢視其《海秋詩集》，「腐儒」一詞，凡 54 用。就其使用頻次而言，在清人中應是數一數二的；就其描寫刻畫的細膩深入而言，大概在古代也是數一數二的。

湯鵬對「儒」的理解，集中體現在《浮邱子》卷四的〈儒解〉上中下三篇中。上篇起首即云：「浮邱子曰：儒其腐乎？……爾其繩尺必嚴，跬步必謹，不登高而臨深，不旁行而曲立，不參耦而比周，不隱忌而壅蔽，則刑方為員者以為腐。……彼之謂腐，吾之謂正也。」¹¹⁹他解釋了旁人眼中腐儒的模樣，即嚴正，有德行，不會耍弄世人的機巧，比如臨深井以高自位置、貪捷徑而捨正道、拉幫結派、朋比為奸、嫉賢妒能。在熱衷而機巧之輩的眼中，儒者自然是迂腐的，但湯鵬說，你們覺得迂腐，我卻以此為正道。本來這並不是什麼獨到之見，但在自詡太平盛世實際沉重壓抑的道光年間，這樣的話就像那聲兒童的叫喊，撤掉了皇帝華麗的新衣。然後湯鵬說眾人有「九蠹」：「一曰積頑蠹性，二曰積陋蠹學，三曰積愚蠹智，四曰積貪蠹仁，五曰積憚蠹勇，六曰積飾蠹忠，七曰積反蠹信，八曰積嫚蠹禮，九曰積淫蠹樂。」而儒者有「九成」：「一曰積性成聖，二曰積學成賢，三曰積智成慧，四曰積仁成愛，五曰積勇成斷，六曰積忠成實，七曰積信成名，八曰積禮成儀，九曰積樂成效。」¹²⁰這個「積」字最得儒學之真意。《周頌·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學者謂即日積月累，由積漸之明走向廣大之明。而〈中庸〉的日新之意，孟子講氣之養，講「四端」的「擴而充之」，荀子的「駑馬十駕」，都強調人之德性與學識貴在持續不間斷的培養壯大。反之，人的慾望與惡念惡行，又何嘗不是由小惡而發，終至於潰決不可收拾呢？「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這就是「積」之意。湯鵬講，真正的儒者，也就是「腐儒」，之所以「繩尺必嚴，跬步必謹」，正是為了積性、積學、積智、

¹¹⁹ 《湯鵬集》，頁 85。

¹²⁰ 《湯鵬集》，頁 86。

積仁、積勇、積忠、積信、積禮、積樂，以期於大成。有了大成，「崇儒然後公儒之用於天下。公儒之用於天下，然後儒之能事畢」。¹²¹這就是湯鵬詩中 54 個「腐儒」的思想根源。

湯鵬寫「腐儒」，可謂窮形盡相，題中之意，應有盡有。他寫自己浮沉郎署的失意潦倒，用樂府之法，假託東西鄰互相嘲弄云：「不見長安郊，風霜走腐儒。白首不登第，登第亦區區。大都清冷曹，兀若桑株枯。一冠纓已禿，一裘泥已污。鹽米屢告罄，妻孥亦睚眦。人無酒肉噉，出無錦纏車。束帶營簿領，瑣碎滋模糊。大官一詰問，卑陬汗以趨。惶恐應對乖，平地生崎嶇。伺候於公門，自卯動及哺。或欲抽手版，告歸老樵漁。豈有負郭田，足以活其軀。隱忍吞牢愁，顛倒忘齟齬。」¹²²京城冷官生涯真歷歷如繪。又連用七章，表達這種失志的憤懣：「於瘁一歌腐儒兮心骨苦，百年未見知音許。」、「於瘁再歌腐儒兮鬱偃蹇，古劍編爛積苔蘚。」、「於瘁三歌腐儒兮千徘徊，同學少年列上台。」、「於瘁四歌腐儒兮行藏愚，林慙澗媿無時無。」、「於瘁五歌腐儒兮拚骨肉，十年不見傷幽獨。」、「於瘁六歌腐儒兮夢超忽，步上青天攬日月。」、「於瘁七歌腐儒兮老局趣，乾坤笑我長碌碌。」¹²³雖然自失落寞，但他始終不會失墮，不會忘記對自己的期許：「腐儒懷抱何時開，三十已過四十來。直道不輸汲黯賢，詞源儻比屈平才。美酒大肉致賓客，千金散盡誰惜哉。於瘁世途結交需黃金，腐儒金盡長苦吟。休論兩覆雲翻態，自保千秋萬古心。」¹²⁴他也自嘲：「且須痛飲屠蘇酒，大醉不醒真腐儒。」¹²⁵「引錐夜把陰符讀，未許旁人號腐儒。」¹²⁶又說：「只應痛飲葡萄酒，三百杯中了腐儒。」¹²⁷凡此莫不讓人會心一笑。上引諸詩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即其中郁郁然的反諷之意。所謂「同學少年列上台」，正是杜公「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之意。杜老當年同學已衣馬輕肥，而自己則「布衾多年冷似鐵」。其間升沉之異，不過在於彼輩甘作隨陽之雁，所謀只是稻粱，而杜甫則「窮年憂

¹²¹ 《湯鵬集》，頁 88。

¹²² 〈東西鄰〉，《海秋詩集》，《湯鵬集》，卷 5，頁 677。

¹²³ 〈浮邱腐儒歌七章〉，《海秋詩集》，《湯鵬集》，卷 11，頁 766。按：原書標點各章皆誤，如「於瘁一歌腐儒兮。心骨苦百年，未見知音許。」今徑改。

¹²⁴ 〈除夕行五章〉其二，《海秋詩集》，《湯鵬集》，卷 15，頁 836。

¹²⁵ 〈除夕行五章〉其一，《海秋詩集》，《湯鵬集》，卷 15，頁 836。

¹²⁶ 〈詠懷四十首〉其二十，《海秋詩集》，《湯鵬集》，卷 24，頁 992。

¹²⁷ 〈黃惺溪前輩入都敘事抒懷六首〉其一，《海秋詩集》，《湯鵬集》，卷 24，頁 1003。

黎元」，要作直臣，不肯隨人俯仰而已。於是人自輕肥而我自腐儒。杜公雖出以忠厚，不顯作責難，但其譏刺之意隱現於忠憤之語後，明眼人自能體味。相比之下，湯鵬就更激烈直接些，「同學少年列上台」一首開頭即云「古人富貴如浮雲，今人富貴肥其身，腰犀袍鵠何紛紛」，指斥不留餘地。同樣是「腐儒」自勵而兼以刺世，杜甫的反諷意味與忠厚之致交錯，其意味更覺深沉厚重，而湯鵬少年氣盛，還未能臻於此境。¹²⁸

而他最著力表現的，還是乾坤一儒的形象。大概因為是湖南人，湯鵬極力弘獎屈騷精神，「乾坤但著腐儒腐，涕泣迺續騷人騷」，¹²⁹合腐儒之志與屈騷之文於一手，是湯鵬上承杜甫而又自成面貌處。梅曾亮在〈戶部郎中湯君墓志銘〉里記載說：「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蹈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為詞章士，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後以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事，言過當，且在已奉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尚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雖報聞，而後美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疏闊大略者也。」¹³⁰罷黜御史，轉回戶部，對湯鵬打擊不小。他自述道：「憑陵鯁骨人皆問，突兀班心我自哀。朝肆抨彈鷹有力，暮歸摧落雉無媒。」反復思量之後，他決定：「儀形未畫凌烟閣，著述須登作者堂。晝把餘才趨簿領，夜回苦志向篇章。短檠寂歷螢千點，秘冊縱橫蠹一床。五典三墳歸吐納，九歌七發極蒼涼。馬遷筆楚存麟筆，庾信波瀾少雁行。蘊藉素書參稷契，淋漓新詠削山王。天人三策江都稿，忠孝千篇杜甫芒。舊憾尚消新憾起，長吟未闕短吟將。非爭墨客詞流技，只寫仁人君子腸。江河韜蓄流元氣，金石鏗鏘發古香。萬事然疑析毫髮，微詞褒貶挾風霜。縱教官序遲經濟，猶有文心感昊蒼。」¹³¹既然沒有機會施行抱負，那就把胸中蘊蓄都寫成著述。他說自己並非要與一般騷客爭先，而是要像董仲舒那樣寫出〈天人三策〉，像杜甫那樣，用千首詩篇「只寫仁人君子腸」。所以他才不在意世人的「兩覆雲翻態」，而但求「自保千秋萬古心」。

¹²⁸ 按，杜甫與湯鵬「腐儒」詩作中的反諷意味，同樣蒙前之評審先生指點，且先生對杜詩的分析精深恰切，即據其緒論，略作生發。謹再次獻上敬意。

¹²⁹ 〈汪生行〉其一，《海秋詩集》，《湯鵬集》，卷12，頁787。

¹³⁰ 《湯鵬集》卷首，頁6。

¹³¹ 〈後忼慨篇〉，《海秋詩集》，《湯鵬集》，卷15，頁827-828。

湯鵬後來做〈嘲海翁〉詩，極盡軒昂之能事，以自述其文章創作上的志向。詩中云：「神僊富貴翁已慵，別有今情古意浩無窮。」神仙富貴都不稀罕，他在乎的是「楚騷血脈不可以斷絕，翁迺排比聲韻吹角宮」。其氣盛，直欲俯視古人：「眼中不辨曹劉雄，遠師陵武近甫白，指揮徐庾沈宋如兒童。」其感深：「可憐歷落嶽奇概，盡入慘澹經營中。一月不梳頭，十日不躡門外蹤。寸心上下五千載，萬事悲歡七尺躬。」其詞壯：「悲莫悲兮日月逝矣老將至，鬢毛颯杳揚枯蓬。歡莫歡兮有錢且買葡萄醅，三百杯中悟化工。翁醉矣，顏長紅。醉復醒，歌詞碑兀搖玲瓏。太行呂梁不足以爲翁之夷險，螻蛄朝菌不足以語翁之始終。」詩的最後，他大聲宣言：「請看富貴神僊外，乾坤腐儒或是農。」¹³²這的確是以《楚辭》酣暢淋漓的筆調來寫杜甫〈江漢〉沉鬱凝結的心曲。以詩論，不免發洩太過，沉著不足。以精神論，卻是對「腐儒」氣概最高的禮讚。

六、結語

「腐儒」是杜甫詩歌中一個創造性形象，而爲宋以後詩人們加以繼承和發展。清人的「腐儒」書寫，帶有鮮明的時代特性，會參與到漢學、宋學和學者、文人的爭論中，這是頗有趣味的現象。

更重要的是，杜甫藉由「腐儒」所表達的三種基本感受：自失、自嘲和自奮，清人都能承而出變。杜甫失落無力的「腐儒」在清詩中一枝生五葉，產生五種子形式。其表現自嘲的「腐儒餐」，則在吃的東西和味道上被清人細膩刻畫，生出新意。而忠勤與不屈，也各有詩人能得老杜真意。湯鵬以楚騷筆致寫「腐儒」心事，尤值稱道。

遺憾的是，分析和觀察清詩的「腐儒」書寫，時時會感到清人的精神與胸襟就整體而言，似較爲衰頹，並不足以比肩唐宋。但「腐儒」的精神並沒有完全斷絕，倔強兀傲的人如同海中的島嶼，彼此隔絕，又遙遙相望。這樣的人物，與世不諧，但志向高遠，正是他們代表這個民族最高貴的精神氣質。他們彼此的精氣神如薪火之傳，歷世綿綿，不可斷絕。在我看來，魯迅也是他的時代的「腐儒」。「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發寒。竦聽荒雞偏闕寂，起看星斗正闌干。」這是魯迅

¹³² 《海秋詩集》，《湯鵬集》，卷 15，頁 840。

的憤懣無力。「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¹³³這是魯迅的自嘲。「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¹³⁴這是魯迅的乾坤一儒。行文至此，爲之三嘆擲筆。

¹³³ 魯迅：〈自嘲〉，《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卷7《集外集》，頁151。

¹³⁴ 魯迅：〈題《彷徨》〉，同前註，頁156。

徵引書目

- 王夫之撰：《古詩評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王夫之撰、戴鴻森箋注：《薑齋詩話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王世懋撰：《學圃雜疏》，《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版。
- 王安石撰、李壁箋注、高克勤點校：《王荊文公詩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王培軍撰：《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王嗣奭撰：《杜臆》，《續修四庫全書》第1307冊，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王韜撰：《瀛壖雜誌》，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元年刻本。
- 仇兆鰲撰：《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方中發撰：《白鹿山房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7冊，據清康熙松雲閣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
- 方文撰，胡金望、張則桐校點：《方孟山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
- 文廷式撰：《文道希先生遺詩》，《續修四庫全書》第1568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十八年葉恭綽鉛印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司馬遷撰：《史記（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呂留良撰、俞國林箋釋：《呂留良詩箋釋》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朱子素撰：《東塘日筭》，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二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 朱晞顏《瓢泉吟稿》，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朱熹撰、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 阮元撰：《兩浙輶軒錄》，清嘉慶刻本。
- 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杜牧撰、陳允吉點校：《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李詡撰、魏連科點校：《戒菴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李調元撰：《童山集》，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五年增修《函海》本。

- 李顥撰、陳俊民點校：《二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貝青喬撰、馬衛中、陳國安點校：《貝青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吳其濬撰、張瑞賢等校注：《植物名實圖考校釋》，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8年。
- 汪由敦撰：《松泉集》，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汪輝祖撰：《學治臆說》，《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_____：《佐治藥言》，《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汪緝撰：《汪子詩錄》，《續修四庫全書》第1437冊，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三年方昂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邵長蘅撰：《青門簾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7冊，據青海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_____：《青門臆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8冊，據青海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杭世駿撰、蔡錦芳等點校：《杭世駿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杭世駿撰、陳抗點校：《訂訛類編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金和撰：《秋蟬吟館詩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554冊，據民國五年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法式善撰、劉青山點校：《法式善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 胡承珙撰：《求是堂詩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00冊，據清道光十三年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洪業著、曾祥波譯：《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 袁枚撰、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徐世昌撰、聞石點校：《晚晴移詩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徐棟編：《牧令書輯要》，上海圖書館藏清同治七年江蘇書局刻本。
- 高士奇撰：《清吟堂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七輯第26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陸游撰、錢仲聯等校注：《陸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

- 陳三立撰，潘益民、李開軍輯注：《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 陳廷敬撰：《午亭文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53冊，據清康熙四十七年林佶寫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陳瑚撰：《確庵文稿》，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
- 孫作撰：《滄螺集》，上海圖書館藏明毛氏汲古閣重刻本。
- 孫枝蔚撰：《溉堂集》，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孫星衍撰：《孫淵如先生全集》，《四部叢刊》景清嘉慶蘭陵孫氏本。
- 梅曾亮撰、彭國忠、胡曉明點校：《柏枧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盛大士撰：《蘊僚閣詩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93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元年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常越男著：《清代考課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 許渾撰：《許用晦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國家圖書館藏宋蜀刻本影印，2013年。
- 許慎撰、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 馮詢撰：《子良詩存》，《續修四庫全書》第1526冊，據上海圖書館藏同治元年刊二十一卷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張維屏撰、陳憲猷標點：《張南山全集》卷三，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 彭兆蓀撰：《小謨觴館詩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92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一年刻二十二年增修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彭乘撰：《續墨客揮犀》，影印《宛委別藏》第8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
-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61冊，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四年味初堂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黃周星撰：《九烟先生遺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99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左仁周詒樸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黃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

- 葛曉音〈杜甫的孤獨感及其藝術提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1月。
- 程千帆、楊揚整理：《三百年來詩壇人物評點小傳匯錄》，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
- 程晉芳撰、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
- 曾異《紡授堂集》，《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3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 曾慥撰：《類說》，影印明天啟刊六十卷本，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
- 湯鵬撰、劉志靖等點校：《湯鵬集》，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
- 賀長齡編：《清朝經世文編》，《清朝經世文正續編》本，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
- 虞世南撰：《北堂書鈔》，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廣陶校注刊刻本。
- 溫庭筠著、曾益等箋注、王國安標點：《溫飛卿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蔣瑞藻輯：《越縵堂詩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厲鶚撰、陳九思標校：《樊榭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版。
-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2版。
- 劉嗣綰撰：《尚絅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85冊，據天津圖書館藏清道光大學園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劉衡撰：《蜀僚問答》，上海圖書館藏清同治七年牧令書五種本。
-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胡克家本，1977年。
- 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
- 盧元昌撰：《杜詩闡》，《續修四庫全書》第1308冊，影印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2版。
- 戴肇辰等修、史澄等撰：《（光緒）廣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一，清光緒五年刊本。
- 魏源撰：《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譚獻撰、羅仲鼎、俞浣萍點校：《譚獻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 蘇舜欽撰、傅平驤、胡問陶校注：《蘇舜欽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
- 蘇軾撰、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點校：《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1年。

顧光旭撰：《響泉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1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宣統2年

顧氏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寺田浩明著、王亞新等譯：《權利與冤抑》，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

On the Writing of the Confucian Hack in the Qing Poetry

Liu Yi*

[Abstract]

Du fu accepted Confucianism, and considered himself a Confucian. He pioneered the poetic tradition of depicting himself through the writings of the Confucian hack. His poems created four basic images of the Confucian hack, and expressed complex feelings and emotions which were self-deactivation, self-deprecation and Self-motivation. The image and spirit of the Confucian hack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The influence and inheritance of Du Fu's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could be examin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writing of the Confucian hack. The poetry of the Qing Dynasty, while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of Du Fu, had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First of all, the writings of the Confucian hack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academic 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cholars of the Qing Dynasty began to divide, and the expression of differentiation was the argument between the Han scholars and the Song scholars, and between scholars and literati. So people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had different meanings when using the phrase of confucian hack.

More importantly, self-deactivation, self-deprecation and Self-motivation, the three basic feelings expressed by the writing of confucian hack in Du Fu's poems were all inherited and changed in the Qing poetry. The poetry about powerlessness had the most deformations those had five subforms of variations. This phenomenon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the scholas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increasingly unable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leadership. Fortunately, the second type poetry about self-deprecation still saved the sense of humor of Du Fu's Poems. When the poets in the Qing Dynasty described the foods and the tastes, their descriptions were subtle and innovative. The third hand, a few poets were the true heirs of the writing of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Confucian hack of Du Fu whose loyal and unyielding spirits always touches their readers. In these poets, Tang Peng who comb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u Ci and Du Fu's poems was the most typical representative.

Keywords: Confucian hack, Du Fu, the Qing poetry, self-deactivation, self-deprecation, Self-motivation

